考信錄

考古續說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東周大事摘考

初余爲考信錄擬自羲農至秦皆攷辨之顧余學淺才鈍身弱病多常思得二三同志共成之而因循十餘年竟無所遇身既頻遭困境暇豫無多家復貧有藏書檢閱不易中又作吏數載勞心民事以故二十餘年僅至豐鎬洙泗而止至於春秋戰國之間撰述既繁舛誤亦衆而余年日

以老病日以增自度力不能勝乃摘取其大者三事辨之其餘亦有附見於諸錄者而未及辨者尚多姑闕以待後之君子可也

齊晉魯之微

春秋魯襄公十一年作三軍傳云三分公室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昭公五年舍中軍傳云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說者緣是遂謂魯國盡爲三桓所分而魯君無復尺

土一民之有夫使魯國界盡屬於三桓則當時三桓之
外魯之大夫尚多若叔氏臧氏施氏郈氏叔仲氏東門
氏之屬其祿皆於何取之蓋三桓所分者鄉遂至於都
鄙之地固自若也古者鄉遂之地君所自奉謂之公室
故曰三分公室曰四分公室明鄉遂以外魯之國自若
也故臧氏之邑在防武仲出奔仍入據防而請後是諸
大夫之采邑未嘗歸三桓也不但大夫之采邑然也都
鄙之中亦有公邑仍爲公有故季武子取卞曰卞人將

叛既取之矣故告襄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是季氏未取卞以前卞仍屬於魯君也後人不達古人鄉遂都鄙之制遂謂通國盡屬三桓誤矣若晉之韓趙魏齊之陳氏又與魯事不同晉自六卿强盛欒氏祁氏羊舌氏盡爲所吞併其後智趙韓魏又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趙韓魏又滅智氏而分其地由是都鄙盡歸於三卿而晉君止有鄉遂之地其後趙又滅代韓又滅鄭而魏亦滅中山益尾大不能掉晉君無如其大夫何故得以

遷桓公於屯留而分其地晉事然也齊之陳氏則由於
耑齊政高國既微欒高又滅鮑氏亡而政遂盡歸於
陳氏簡公力右闞止使與之抗卒不能勝於是陳氏得
以盡置其宗族黨羽於內之百僚外之都邑久而其勢
益固是以遷康公於海上而莫之禁齊事然也故齊之
篡與魏晉之事同晉之分與周室之弱同晉之患在鄉
遂加故而都鄙分屬於强宗魯之患在都鄙如故而鄉
遂盡征於世族其君弱臣强雖同而其形勢實各不同

也後世論者罕能詳考古制遂若三國初無大異者故今分析其同異之故而備論之

韓趙魏之侯

按史記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晉世家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趙世家則云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說與周晉互異韓魏楚鄭各世家皆但云列爲諸侯不言所因何事年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亦不載命韓魏趙爲諸侯之文無從決其

孰是然嘗以其時事考之楚世家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邱而還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事在九鼎震後十餘年內竹書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明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事在九鼎震後數十年內玩其文義皆似晉國未分然者若三國皆受王命爲諸侯則各君其國不相統屬何以同伐同和如一國然三國既自受王命爲諸侯則與晉侯同列無復君臣之分何以仍書桓公邑之於鄭蓋自春秋以降

大夫曰以上僭齊大夫稱棠公鄭伯有之家臣亦以公稱伯有至戰國而益甚故史記年表稱三桓勝魯如小侯孟子書亦有費惠公之文然則三晉之僭稱侯乃事之常不必待王命也況當是時周室微弱已極王章蕩然無存非若春秋之初天下猶知尊周故晉武公必請王命然後爲晉侯也且五國相王誰命之周衰諸侯可以相王晉衰大夫獨不可以相侯乎趙世家紀趙事於戰國中較他國爲最詳蓋其世近國大紀載者多而周

自貞王史記作元王今從世本下逮愼靚晉自出公以後文皆疏略首尾不具難可徵信似以趙世家所載爲近是觀於分周爲兩本紀無文而趙世家有之則二篇之孰得孰失明甚故索隱云周室衰微略無紀錄太史公雖考衆書以卒其事然二國代系甚不分明大抵自秦以前春秋經傳以後數百年間史册不存傳聞互異事多難考且宜旁參互證而缺其疑未可遽以斷簡殘編直斷其是非曲直也

又按六國年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在韓爲景侯虔而世本紀年皆作景子似尚未爲諸侯也者在趙爲烈侯籍而烈侯父已稱獻侯似先已爲諸侯也者若果同時命爲諸侯何以其稱互異史記覺其不合乃以獻侯爲追尊然梁惠王生而稱王孟子國策紀年皆同而史記亦以爲追尊則獻侯之爲追尊未可信也三晉之列爲侯據周本紀年表三晉世家皆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而楚世家則在簡王八年當周威烈王之二年於韓爲

武子於趙爲桓子則史記之年亦不能保其必無誤矣
竊疑三晉之僭侯非一年之事趙最强故僭最先魏次
强故次僭韓最弱故僭最後耳蓋不但威烈之命爲莫
須有之事卽趙世家謂烈侯六年相立爲諸侯亦恐係
後人揣度之詞未盡當時之事理也溫公通鑑朱子綱
目乃據周本紀文以爲王綱失守於焉托始書曰初命
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其義雖正其論雖美而
其事恐未必然也

又按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趙世家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卽晉靜公二年事也而成侯十六年又云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夫旣於敬侯之世滅晉而分之矣成侯之世又何分焉此文必有一誤乃顯然可見者竹書紀年云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于屯留考其時乃成侯五年魏武侯卒之歲是時魏罃方與公子緩爭國以故韓趙得以乘其間而分晉耳蓋晉自六卿

之中韓趙爲睦春秋傳載之詳矣而魏文侯尊賢重義
號爲令主其子武侯亦尚能守家法故秦嬴之亂魏文
侯以兵誅之而立烈公止攻周之役分周之舉皆韓趙
連兵而魏獨不與竊疑晉室既衰魏獨忠於公室是以
文侯武侯旣卒韓趙無所顧忌然後敢遷晉君而分周
室揆其時勢似紀年所載爲近理然則晉當爲桓公不
當爲靜公分晉者當爲趙成侯韓共侯不當有魏武侯
其事當在周烈王之六年辛亥即趙成侯五年不當在周安王

之二十六年乙巳^{即趙敬侯十一年}矣史記旁采他書傳聞不一是以前後往往自相矛盾似未可以史記一篇之文遂據爲信史也

東西周之分

趙世家成侯七年 與韓攻周

八年 與韓分周以爲兩

按戰國策但有西周君東周君而絕無有所謂王者則周之分無可疑矣史記周本紀所謂東西周分治是也

成侯八年乃顯王之二年而本紀此文載於赧王時又未言所以分之故蓋周自貞王以後國史散軼文獻無徵故無可考而但旁見於他國之簡策史記但因下文敘東西周二君之事故補此文以爲後文張本非至此時始分東西周也故今取趙世家之文補之

按周既分爲二而王但寄食於兩君則是非但政不在王幷地與民亦胥失也築臺避債之說雖傳者甚其詞要已不成爲天子矣故傳但稱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蓋

即以此時爲斷也自武王至烈王共三十世而說者乃欲以春秋之

周例戰國之周謂孟子不當勸齊梁以行王政謬矣

周本紀赧王五十九年　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𢠸狐

按此文則倍秦者西周君非赧王也頓首獻地者亦西

周君非赧王也周室旣分王無地矣何獻之有唯周君王赧卒一句殊欠分曉索隱謂西周武公與王赧皆卒故連言之不知其果然邪抑史記卽謂赧王爲周君邪或君字爲衍文邪然要之頓首獻地者必非赧王通鑑乃云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又云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綱目亦書云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皆以西周君事移之赧王誤矣

秦本紀莊襄王元年　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

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

按此文即周本紀中秦莊襄王滅東西字疑衍周事也以此篇較詳故采之以補其缺前條西周之亡此條東周之亡至是而兩周皆盡矣

按兩周之分戰國時一大關目也不分則周為有王分則周為無王不分則周為正統分則天下為無統此豈可以略者而溫公通鑑朱子綱目皆不載此事竟如周

未嘗分然者所以西周君之事皆移之於赧王葢誤以赧王爲即西周君也大抵通鑑於戰國之世采摘頗雜疎漏亦多綱目但就通鑑原文錄之未嘗一一考其首尾是以如此昔人嘗言綱目義例朱子所定而綱目之文非朱子之筆乃其徒共成之以今觀之理或然也故今雜采史記之文補而正之

漢爲堯後附考

漢書高帝紀云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爲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由是王莽班彪皆以漢爲帝堯之裔從向說也余按劉氏之見於春秋傳者有二其一姬姓周定王之季子封於劉以劉爲氏其一祁姓晉士會之族留於秦爲劉氏周之劉內諸侯

也世世見於傳其支庶之繁衍可知秦之劉庶人也無一人見於傳者何所見豐之劉之必爲秦而非周也者周距魏僅二三百里而秦遠在千數百里之外何所見魏之劉之必遷自遠而非近也者豈自衆從固也劉氏自秦獲於魏何所徵乎向自以意揣度之耳漢書注文穎云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爲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秦之伐魏何年之事秦强魏弱何以其臣見獲於魏且此事誰傳之高帝不言司馬子長掌國史者亦無一語及之向何從而知之史記周本紀云西

周君奔秦盡獻其邑周民遂東亡冒周民則劉氏在其中矣周之東則梁也然則由梁而遷豐者乃周之劉非秦之劉矣向但見春秋傳士會自秦歸晉有處者爲劉氏之文而忘周之劉氏族更繁而地更近遂以徙於豐者爲秦之劉因撰爲自秦獲於魏之說以曲全之耳大凡劉向及其子歆之所稱引多係猜度故其失實者較史記尤多而後之人沿訛踵謬皆習以爲固然且多有不知其出於向與歆者亦可歎也夫

齊桓霸業附考

孔子稱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又稱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孟子亦稱五霸桓公爲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是五霸莫盛於桓公亦莫正於桓公也顧春秋傳載桓公事甚略不及晉文十之二三且其事亦有失實者蓋左傳皆采列國之書以成書卜筮之事采於師春其一斑也故得其當時紀事之書則載之詳或偶未得其當時紀事之書則無從而詳載但取其旁

見於他書者而記之是以不能不略且既旁見於他國之書則不能無毀譽之私傳聞之異以故其事間亦有失實者不可以不察也今姑取其二三事言之

召陵之師齊以昭王南征不復責楚楚以問諸水濱拒齊齊無以復也屈完如師齊侯陳諸侯之師以夸之屈完以方城漢水自矜齊又無以答也是何其失詞乃爾且齊既爲楚所輕而楚猶受盟於齊亦於事理有未合者竊謂此事蓋宋之楚史者乃楚人自張大之詞非實事也何以言之春秋蔣諸

侯皆自稱寡人天子降名始稱不穀諸侯未有敢稱不穀者
也惟楚僭王號不敢稱余一人乃自稱爲不穀成王云公子
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其王云不穀不德生十年而喪先
君是也今齊侯乃自稱爲不穀此必楚人所記以楚君之自
稱不穀也故遂以加之齊而忘齊君之不如是稱也至謂因
蔡姬之嫁而侵蔡伐楚亦不可信北杏之會蔡實與焉既而
叛附於楚遂不復與齊桓之會以人情時勢論之齊侯固當
侵蔡伐楚不必因蔡姬之嫁也踐土之盟溫之會許再不至

則晉以諸侯伐之豈亦別有所因者乎蓋當時適有蔡姬嫁事好事者因附會爲之說耳此其失實者一也

救許之役傳稱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云云余按楚之圍許非爭許也特以齊帥諸侯伐鄭楚欲救鄭而畏其强故不得已圍許以致齊師使齊桓移伐鄭之師以救許耳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也是以齊師一來楚師卽退楚之不爭許明矣藉使許欲叛齊卽楚亦嘗於楚圍許之時乃楚師在城下反不行成直待

楚師歸國然後帥其羣臣遠赴楚境而因蔡以求降此豈復近於人情哉晉楚之爭鄭也楚師至則鄭叛晉而受盟於楚晉聞之而來討則又叛楚而受盟於晉楚師來討則又從之若許男降於楚則以後必叛齊而從楚齊亦必鬭而討之乃齊既不伐許而許亦仍受盟於齊八年于洮九年于葵邱十年從齊而伐北戎楚亦若不聞也者而不之討乃至鹹淮之會牡邱之盟許始終皆與焉畢齊楚許三國皆如未嘗有此事者然然則是本無此事而楚人自張大之詞否則他國之

事而訛傳爲許者左氏蒐羅太廣而誤采之耳此其失實者二也

春秋僖公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而傳乃稱十月乙亥齊桓公卒蓋左傳之事皆采諸列國之史春秋時諸侯往往有用夏正者故傳文中兼有周正夏正參差不一韓之戰經在十一月壬戌傳在九月壬戌是也辛巳而殯僅七日耳而傳乃以十月爲周正則卒與殯遂隔六十七日誤矣好事者附會之因有尸蟲出戶之說則其誤更甚焉且

齊既不以實赴矣何爲改其月而仍用其日此其失實者三也

故以春秋所書考之則齊桓之霸業遠勝於晉文數倍若但以傳言之則非惟不逮晉文幷晉悼楚莊亦有遜焉學者當熟玩經文以證論語孟子之實不得但據傳文遂以爲足也

世俗多輕桓文有謂齊桓尚不及兩漢之君者有謂春秋之世功莫大於五霸罪亦莫大於五霸者余獨以爲桓文未可輕也齊桓首止之會王室大定召陵之師荊楚受盟邢衛重

封諸侯共享太平之福其功大矣故孔子曰正而不譎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聖人已有定評不待言矣即晉文亦未可輕視也其治國也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詞後世有如是之美俗乎固因春秋之世風氣近古亦由晉文之有以道之也其用人也不惟不私其親不私其從亡之臣而且不執已見務盡人言三軍之帥與諸大夫其謀之猶有唐虞咨岳之遺風焉而趙衰之薦郤縠曰說禮樂而敦詩書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則是當日行軍猶皆本之詩

書禮樂而當日之所謂詩書禮樂者亦皆切於時務非若後世之止供記誦爲舉業之資也三代以下能用人者莫如漢高帝之於韓信宋太祖之於曹彬然較此猶遠不逮焉然則晉文亦令主也惜乎譎而不正專以權術制人故不能與齊桓度長絜大耳大抵霸之所以不逮王者惟在假仁義以服人王者以仁義之心行仁義之事無意於服人而人自歸之其征伐也以救民也非富天下也霸者則意在於服人以徒力之不足恃也故不得不勉而爲仁義此王霸之所以異也

然較之徒以力而不以義者固已遠出其上矣曰然則孟子何以薄桓文也曰孟子以三王之道較之故云然耳然云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則五霸雖遠不逮三王而戰國諸侯猶遠不逮五霸聖賢之論未嘗不平特後儒忽焉而不之察耳故凡論古者必先知桓文之事已高出於尋常者百倍而二帝三王又高出於桓文者百倍然後可以見帝王之道之尊之治之隆若於桓文而蔑視之則二帝三王之夐絕古今者亦無由進窺其涯涘矣

附齊為田氏考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正義曰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故國號故改陳字爲田氏余按左傳稱陳文子陳桓子陳乞陳恒陳逆陳豹論語亦稱陳文子陳成子皆未嘗改爲田非但春秋之世而已孟子書亦稱陳賈陳仲子是戰國之時猶未嘗改也安在有改陳爲田之事哉蓋陳之與田古本同音顛天田年等字古皆入眞文韻而端透定泥母下之字與知徹澄

娘母下之字古音亦未嘗分皆自隋唐以後音轉始分爲二故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曰芣苢芣苢首陽之顛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讀若申後人不知乃以爲先仙可與眞文通用故唐人古詩中往往雜用二韻而不知其誤也田字在定母下陳字在澄母下然則三代以上讀田音正與陳同故陳之文或訛而爲田爾非敬仲改之也正如左氏春秋傳中杞姓作姒而詩與公羊傳皆作弋傳於楚爲子馮亦作薳子馮耳以爲敬

仲所改誤矣葢由戰國之世競以力爭繼以秦焚詩書文學遂多失傳秦漢之際人皆習稱爲田遂誤以爲其先之所改耳朱子集註亦稱宣王姓田氏乃緣史記之誤今正之大抵前人敘述古事多好揣度言之以致失眞後人不加細考輒信爲實此雖小事然觀小可以知其大舉一可以推其百也

竹書紀年辨僞

世傳秘書二十一種內有竹書紀年二卷按此乃近代人僞作非晉唐人所見之書故考信錄中不采其一事猶恐世爲所惑故復要其始終而辨之

竹書紀年凡十三篇本戰國人所著而出於西晉者

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云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藏在秘府余晚得見

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

序又云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哀王當作襄王序誤）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

自魏逮唐文學之士多引用之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多引竹書紀年之文

唐司馬正史記索隱采紀年文尤多

劉知幾史通張守節史記正義亦嘗述之

大抵記東周事多與春秋經傳相應而自獲麟以後載籍多缺觀之尤足以證史記之舛誤而補其缺漏惟其紀述三代事多荒謬余於考信錄中固已辨之

春秋時事如會河陽戰洞澤之類並見杜序

獲麟後事如晉桓公田悼子之類並詳史記索隱

三代若益伊尹季歷共伯和事並詳考信錄中

然自宋元以來學士皆不之見疑其經唐末五代之亂而失

之僅於前人之所徵引存千百之一二

宋陳直齋書錄解題編年類五十二種無此書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編年類五十一種亦無此書

不知何人淺陋詐妄不自量度采摘水經索隱所引之文而

取戰國邪說漢人謬解晉代僞書以附益之作紀年書二卷

以行於世

禹受命于神宗及征有苗本僞尚書

帝乙命南仲西拘昆夷城朔方本毛詩傳

周公復政成王本尚書僞孔傳

禹殺防風氏紂伐有蘇氏獲妲己俱本國語

紂命九侯周侯邘侯本戰國策

桀囚湯於夏臺紂囚文王於羑里俱本史記

余自少年固已見之以其疎略舛謬不足欺人稍有識者自能辨之不暇爲之糾摘前歲余自閩游過蘇州買書於書肆

見甘泉張君宗泰校補竹書紀年因買歸而閱之見其徵引之詳考核之精糾其舛誤摘其缺略其用力之勤亦已極矣吾所見聞文學之士未有如張君之盡心者也顧吾猶惜其不肯直黜其書以絕後人之惑而但取其漏者補之誤者改之豈遂謂其他文皆可信乎夫他文之所以未經抉摘者特因水經索隱諸書未嘗引之無可考證其得失耳使此書果真何以與水經索隱所引互異既與水經索隱互異則非真古之紀年矣舉一反三則其餘皆其人之所僞撰無疑也且

此書之僞所以顯然易知者正以其與水經索隱不同耳補之改之使與水經索隱文同世之學者復何由知其僞雖其補改之由悉注於文之下然安知後人覆刻此書不有存其文而遺其注如僞尚書武成篇淳于長夏承碑者勢且淆亂經文而失三代聖人之實

僞尚書武成篇宋蔡氏考定之錄於篇後今坊本但載考定武成而刪其原篇淺學者遂以爲梅賾所傳之尚書本如是

廣平府學有漢淳于長夏承碑經亂失之後人復取舊搨摹刻而識其本末於後其後搨者但搨碑文不搨其後所識之語四方見之者遂以爲眞漢人所刻也

余深懼焉乃於三代錄成之後詳考杜序索隱諸書之文並采張君之說而補辨之如左

一據杜氏春秋經傳後序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今此書乃起於黃帝與序不同或以荀勗述和嶠言有紀年起於黃帝之語爲今書解然使果

起黃帝杜氏親見其書何得謂之起自夏乎杜氏之序與春秋經傳並傳不容有誤和嶠之言特出於荀勗之口荀勗之言又僅見於魏世家注所引遞相傳述安知其不失真不得據此而疑杜序也且又安知其非紀夏之事而追述黃帝以來若左傳之於魯惠公晉穆侯然者而遂以爲起於黃帝乎晉書亦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今書之起黃帝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一也

一據史通引汲冢書云益爲啟所誅晉書亦云紀年益干

啟位啟殺之今書並無此文而夏啟二年云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云伯益薨然則唐人所見之紀年篇非今書矣且經傳稱益未有冠以伯者自班固誤以益爲伯翳後人乃有稱爲伯益者今云伯益則是撰書者習於近世所稱而不知秦漢以前之語之不如是也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二也

一據史記正義殷世家注引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書武乙三年自殷

遷於河北十五年自河北遷於沬文丁元年王即位居殷是都已三徙矣張氏何以謂之更不徙都且今書盤庚於十四年遷殷歷十五年至二十八年而王陟又歷十一君二百三十七年至紂五十二年而殷亡其三百五十二年其年數亦不合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三也

一據杜氏序云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

月也又云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當作襄）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然則此書紀晉事必以晉紀年紀魏事必以魏紀年明矣故史記索隱引紀年文云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三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正與春秋以魯紀年者同於他國事尚以魏年紀之況魏事乎今書概以周年紀之而晉自殤叔以後魏自武侯以後但旁註其元年於周王之年下與杜序所言者迥異其尤不通者水經注引紀年文云惠成

王如衛命子南爲侯今采其文而係之於周顯王十九年之下書云王如衛命子南爲侯不知所謂王者周王乎魏王乎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四也

一據杜氏序云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則是莊伯卽位之年先於史記二年所紀之事皆當先於春秋二月也故晉以十二月朔滅虢而卜偃謂在九月十月之交絳縣老人以周三月生而自言爲正月甲子而

左氏作傳亦多采晉史之文而未及改故申生之殺卓子之弑經皆在春傳皆在前年冬韓之戰經在九月壬戌傳在七月壬戌然則紀年之文亦當如是今書魯隱公之元年乃莊伯之九年與史記同然則是作書者采史記之文而不知其與本書之年不合也莊伯之世仍以平王紀年五十一年二月日食三月王陟與春秋同然則是作書者采春秋之文而不知其與本書之月不合也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五也

一據史記索隱之文今書漏者甚多宋微子世家注云紀年云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趙世家注云紀年云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田敬仲完世家注云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又云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又云紀年齊桓公十一年弒其君毋宣王八年殺其王后今書皆無此文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六也

一據史記索隱之文推之今書漏者尤多燕召公世家注云王邵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又云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魏世家注云紀年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田敬仲世家注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然則列國諸侯之年與世及智伯之滅皆當載於此書然後可以考而知為何君何年而梁惠王之十三年必有齊威王事易見也今書

一概無之彼司馬正者何所據而推之歷歷如是哉其

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七也

一據史記索隱之文之義例推之今書所漏者蓋不可勝數燕世家注云紀年成侯名載宋世家注云紀年作桓侯璧兵田侯剡之立田侯午之生皆見於田完世家注所引度此書必不獨私此數人而詳之也然則諸侯之名與謚皆當有之生卒廢立皆當載之晉世家注云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度此書必不於韓趙獨載此二人之年也

然則韓趙前後諸君之卒之年亦必皆備列之由是推之紀年之文蓋多且詳其紀戰國之事當與春秋相埒而今書乃寥寥數語年或一事或無事諸侯之名謚卒年率略而不見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八也

一今書雖亦頗采索隱所引竹書之文然亦多與原文不符有采其文而缺焉者如田完世家注云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邱叛于趙十二月宣公薨今書止有公孫之叛而宣公薨無文是也有采其文而誤焉者

如晉世家注云紀年夫人秦嬴賊公于高寢之上今書作大夫秦嬴是也有采其文而年與之異者如韓世家注引紀年文韓滅鄭在魏武侯二十一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在魏武侯二十三年今書滅鄭八年之後始邑哀侯于鄭是也不知采輯之時何以舛漏如此然要之必非原書則較然無疑九也

一凡災異記則當盡記之否則概不之記自夏商逮西周日食多矣何以獨記仲康五年日食然則是作書者見

僞尚書之有此事故采而錄之其餘不見經傳故無從知之而錄之也春秋時日食書於經者亦不乏矣何以獨記平王五十一年日食然則是作書者因日食在春秋之初故憶而錄之其他不復記憶故無暇考之而錄之也其非原書之文顯然可見十也

右共十則書中舛誤缺漏如此類者尚多逐事辨之則不勝其辨而其淺陋亦殊不足辨略舉數端以見大凡其於戰國時事諸書之所徵引咸昭然耳目間

猶且乖謬如是況三代以上尚有一二之可信者乎

然則此書之僞更無疑義所以三代考信錄中概不之齒及也

附論伏生傳經之功

唐儒之功孰為大曰昌黎韓子宋儒之功孰為大曰新安朱子何者晉魏以降佛氏之說盛行君大夫騖之若狂聖人之道浸微自韓子大聲疾呼以正之然後聖學賴以復昌韓之功也漢儒說經得失參半永嘉以後先漢名儒之說多亡學者沿訛踵謬莫之辨也自朱子與其門人作為傳注以發明之然後六經之義始著朱之功也漢儒之功孰為大平世未嘗有言之者也雖然吾嘗思之萬古之所由開道統之所由

始曰堯舜而已有堯舜於是乎有禹湯有文武有周公孔子故孟子敘道統始於堯舜韓子之原道亦然堯舜之道果何在乎孔子之言具於論語文武之事著於雅頌然亦尚多未詳國風小雅衰世詩耳春秋則齊桓晉文事也皆未有及唐虞之事者欲求堯舜之道非尚書無由知之也尚書誰傳之伏生傳之也自秦焚書以後世不復有見尚書者矣獨伏生壁藏之以教於齊魯之間由是尚書得行於世使無伏生則二十八篇之書不傳二十八篇之書不傳則地平天成之業

不著於世而禹湯文武之事亦莫得其詳雖有論語孟子稱述之而見知聞知之實皆無由考而知之聖道幾何而不晦也由是言之伏生之功大矣曰伏生所傳者今文耳永嘉之亂今文已亡今所行者古文也傳經之功孔安國杜林爲最何爲歸之於伏生也（說見古文尚書其僞者中）曰安國與林誠大有功於尚書然科斗之書漢世不行已久安國何由辨之正以先有伏生所傳今文之書就其文字推之而後知某爲某字某爲某篇耳故史記云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

餘篇使無伏生今文又安能有安國古文不然尚書凡百篇何以其餘皆不傳於世即所得多十六篇者又何以缺略不全絕無師說（詳見尚書考中）由是言之傳尚書之功以伏生爲最其次乃安國次乃杜林又次乃賈逵耳嗟夫文帝之召伏生生已年九十餘矣幸而壽考晁錯得以受之尚書遂大行於世使不幸而生早亡不但不能上之於朝即張生歐陽生且恐無由得見此書此似有鬼神陰相之使堯舜之道之得傳於後世者豈偶然哉世之學者惟務舉業罕有能稽古者閒有

以道學自命者亦惟知尊朱子稱宋儒而已至有以宋五子等量齊觀以配顏曾思孟而絕口不及唐之韓子者無他心無實得而但勦竊前人之唾餘者也夫韓子之原道深究聖道之原與孟子相表裏豈後儒專談心性者之所能望至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學聖人者當自孟子始亦自韓子始發之韓子之有功於聖道不淺矣通書正蒙恐皆未之逮也此猶未之能知況於漢儒之得失乎夫傳詩者四家傳春秋者五家論語有齊魯之別易於田何之外復有費高二氏書獨

有伏生耳無伏生則無尚書無尚書則堯舜之道不傳於後世雖韓朱之大儒且無出深悉之吾故表而出之不知數千百年之後亦有與余同心者否也

按自孔子以後能發明堯舜之道者莫如孟子能傳堯舜之書者莫如伏生世之務與諜談道學者惟知尊宋儒不復知有漢儒矣聰明好奇之士則多據漢儒以駁宋儒然所尊信者不過衛宏之詩序晉宋以後之僞尚書傳强名之曰漢儒而遂自以爲奇貨可居耳烏知漢儒之高下淺

深哉故今於考信錄成之後特表伏生之功以附之

考古續說卷之三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